

2001/ **4**

国外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ROAD



ISSN 1008-3669

Bonny Norton 关于外语学习的新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 徐今蔚

现任美国 *TESOL Quarterly* 杂志教学问题专栏编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语言教学系副教授的 Bonny Norton 博士出生在南非,曾获英国雷丁大学语言学硕士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OISE)博士学位。自 1989 年以来,她在各种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在 *TESOL Quarterly* 上发表的两篇论文“Toward a pedagogy of possibility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ternationally: people's English in South Africa”(1989)和“Demystifying the TOEFL reading test”(1992)分获 1990 年的麦可密斯奖(Malkemes Prize)和 1994 国际语言测试协会奖。她于 1995 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首次充分地表达了她的语言文化观,为语言学习和教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诠释角度。她也因此于 1997 年被特邀编辑了 *TESOL Quarterly* 的一份讨论“语言和身份”的专刊,她的这篇文章也作为 15 年来最具影响的文章之一而被选入 *TESOL Quarterly* 的网站。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她于 2000 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身份和语言学习——性别、种族和教育变化》。

本文将介绍 Bonny Norton 关于语言学习和教学理论的三个全新观点。

1. 语言学习中的社会身份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通过交流来学习语言的方法倍受语言教学界的推崇。但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人们达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目的。在任何社会,不同的人总会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导致的权力关系的不平衡影响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实践。这本来是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地位或文化地位的讨论,Bonny Norton 巧妙地将其运用到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领域,提出了“社会身份”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身份”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Bonny Norton 认为语言是构成“社会身份”的重要因素。通过语言,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表达出不同的“自我”,也是通过语言人们得知自己是否被所处的社会网络所接受,并判断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是否有自己说话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的范围等。这种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社会身份”意识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是一种不断挣扎的过程。因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会不停地问自己:我是谁?我该说什么?我是在跟谁说话等等。Bonny Norton 指出这种变化着和挣扎着的“社会身份”意识可以解释语言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矛盾现象,他们时而积极投入,创造机会与目标语使用者对话,学习语言;时而又消极抵抗,拒绝对话的机会,放弃学习。为了阐明她的这些观点,Bonny Norton 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跟踪调查,研究了五个在加拿大生活的移民妇女的学习英语的情况。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以作说明。

Eva 是 Bonny Norton 的研究对象之一,出生于波兰,1989 年 22 岁时移民加拿大。以下是她在 1991 年 2 月 8 日写的一篇日记:

Everybody working with me is Canadian. When I started to work there,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that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me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and know about everything what it's normal for them. To explain it more clearly I can write an example, which happened few days ago. The girl (Gail) which is working with me pointed at the man and said:

"Do you see him?"

"Yes, why?"

"Don't you know him?"

"No, I don't know him."

"How come you don't know him. Don't you watch TV. That's Bart Simpson."

It made me feel so bad and I didn't answer her nothing. Until now I don't know why this person was important.

(Norton, 1995a:9-10)

Bonny Norton 通过和 Eva 的对话及对这篇日记的仔细研究,指出在类似的语言交流中,由于双方的“社会身份”不同,权力关系不平衡,对交流的时间长短就拥有不同的控制权。Gail 是加拿大本土人,主宰这场对话。当她说道“How come you don't know him. Don't you watch TV. That's Bart Simpson.”时,事实上她并没有期待 Eva 给她一个回答,而且有意地结束这次对话。Eva 作为移民,觉得低人一等,当她被嘲笑连 Bart Simpson 这样一个有名人物都不知道时,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沉默不语,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尴尬的对话。尽管她本来也想与 Gail 交谈得更多一些,以期学到更多的英语,但是控制权不在她手中。假如我们设想,Eva 不是移民,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这次对话也许就不会这样草草结束。Eva 可能会挑战 Gail 的大众文化观,表明自己的确不知道 Bart Simpson,那是因为她对大众电视不感兴趣,从来不看这类电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对话的控制权就回到 Eva 手中来了,

而且 Eva 和 Gail 的权力关系也平衡了。通过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身份”在语言交流中的作用很大,它可以鼓励也可以遏制人们进行语言交流的愿望。语言是交流的工具,Bonny Norton 并不反对通过交流来学习语言,她承认交流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手段,只是她想通过“社会身份”这一概念,提醒广大教师,这种交流时时刻刻都会有“短路”的危险。当这种“短路”发生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意味着学习者放弃了学习。因此,Bonny Norton 大声疾呼,客观对待“社会身份”的存在,为学生争取课外语言交流的权利,创造平等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人都能自如地交谈,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双方的地位和身份。

2. 语言学习中的投资观念

在谈到第二语言学习时,人们往往强调学习者动机的重要性,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语言学习者首先是因为他(她)有了良好的动机。Gardner 和 Lambert (1992) 还把学习者的动机分为工具性动机和综合性动机。工具性动机指的是学习者为了出国、就业等功利性目的而学习第二语言;综合性动机指的是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是为了能成功地融入目标语社会。在第二语言领域这种动机论已被广泛接受。但 Bonny Norton 认为动机是单一、固定、没有变化的。一个学习者的动机要么强,要么弱。一般不可能出现时强时弱的情况。动机只能反映语言学习者的一种个性特征,而不能反映出权力关系、社会身份与语言学习的关系。因此她将经济学领域的投资概念引入到第二语言学习领域。投资观念将语言学习者与他(她)所处的目标语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投资是一种动态的观念,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反映出学习者时而强烈时而怠惰的语言学习愿望。当一个人对语言学习进行投资时,他(她)必然期望得到回报,这种回报可以是物质上也可以是精神上财富的增加。例如,在语言上投资后,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得到了提高,就会有希望接触或融入

目标语社会,就业或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增加,社交圈子不断扩大等等。学习者往往希望投资的回报能与其所付出的努力相当。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投资与动机到底有何区别呢?投资语言学习是为了回报;当一个学习者有强烈的动机时,他(她)的目的也是为了能获得上述的那些物质或者精神上财富的增加。Bonny Norton 以她的研究为例,对此作了解释。前文已提到过 Bonny Norton 的五位研究对象,其中一位在日记中写到自己学习英语的愿望非常迫切,经常参加各种学习班学习英语,利用一切机会开口说英语。可是在某一个学习班上,她发现老师总是让班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谈各自祖国的情况,她觉得这些国家与她,以及她目前所要适应的社会——加拿大毫无关系,渐渐地她在这个班上沉默寡言起来,最后索性不去这个班上上课了。Bonny Norton 分析说明这位妇女自始至终学习动机都很强烈,但对这个班的英语学习的投资却有所变化。刚开始时,投资很大,到最后索性不投资了。因为她看不到这种课程对她的经历及将来生活有何联系。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动机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投资是时刻变化着的,这种变化与学习者的社会身份和他(她)所处的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同时, Bonny Norton 也告诫广大教师不要把语言学习的失败归咎于学习者的动机不强烈,而是要从学习者社会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失败的原因。

3. 标准化语言测试质疑

大部分语言教师都会有这种经历,当他们把一篇文章介绍给学生时,有时会发现个别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别出心裁,与教师自己事先想好的讲解大相径庭。聪明的老师会表扬这些有独特见解的学生,鼓励他们继续发扬这种求新精神,而有些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利用老师的“权威”地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扼杀学生的求新意识。这两种语

言交流都发生在课堂上,遇上聪明的老师是学生的福气,而遇上后一种老师则要看学生是否有勇气与老师争辩到底了。一般说来,不管学生是否保留自己的观点,学生最终都得接受老师的观点。可见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可是 Bonny Norton 指出另外一种语言交流,交流双方的地位更加悬殊,那就是标准化语言测试,尤其是阅读部分。这种语言交流的双方为出题者和受试者,出题者拟好三个或四个选择答案,其中一个为正确答案,受试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从所给的选择中挑出一个正确答案。所谓正确答案,也就是依据出题者对文章的理解所作的回答。如果受试者与出题者对同一文章的理解不一样,在测试时,受试者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而在课堂上学生还有申辩的机会。他(她)选择了一个非“正确答案”就要失去分数,也许就意味着他(她)将失去一个很好的就业或求学机会。大多数受试者都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此在参加标准化的语言阅读测试时,受试者往往揣摩出题者的意图,顺着出题者思路选择“正确”答案,而并非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正确理解文章。因此 Bonny Norton 对标准化语言测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一篇文章的意义不是固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会导致对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理解。即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同一篇文章的理解有时也会有偏差,这在语言阅读中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但是标准化语言测试无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千篇一律地拿出题者事先设定好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学生,势必会造成两个弊端。第一,出题者的思路、意图决定文章的意义,受试者的个人经验和知识派不上用场,扼杀受试者的创新思维;第二,当某些受试者的文化背景、生活经验等与出题者碰巧一样,而另外一些受试者却无此幸运时,会造成不公平现象,前者比后者更易拿高分。

Bonny Norton 本人曾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教育考试中心工作了三三年,这个考试

中心即是全球最为流行的标准化语言测试——TOEFL考试的诞生地。作为出题者之一, Bonny Norton 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考虑, 终于在 1992 年发表的“Demystifying the TOEFL reading test”一文中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个考生在托福阅读考试中获得高分, 那只能说明他(她)是托福阅读考试的高手, 而不能证明他(她)的阅读能力肯定很强。Bonny Norton 对标准化阅读测试的质疑正愈来愈受到语言教育界的重视, 这对目前标准化测试广受青睐的中国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 Gardner, R. C. and W. E. Lambert.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Newbury House.
- Norton, B. 1989. "Toward a pedagogy of possibility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ternationally: People's English in South Africa". *TESOL Quarterly*, 23 (3): 401-420.
- Norton, B. 1992. "Demystifying the TOEFL reading test". *TESOL Quarterly*, 26 (4): 665-691.
- Norton, B. 1995a. "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29(1):9-31.
- Norton, B. 1995b. "The theory of methodolog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ESOL Quarterly*, 29 (3): 569-576.
- Norton, B. and P. Stein. 1995. "Why the 'Monkeys Passage' bombed: Tests, genres, and teach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5 (1): 50-65.
- Norton, B. 1997.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TESOL Quarterly*, 31 (3): 409-429.
- Norton, B. and S. Starfield. 1997. "Covert language assessment in academic writing". *Language Testing*, 14 (3): 278-294.
- Norton, B. 1998. "Rethinking accultur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OSPECT: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SOL Associations*, 13 (2): 4-19.
- Norton, B. 2000.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Harlow, England: Longman/Pearson Education.

(通讯地址: 200062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上接第 34 页)

为记住了所有学过的词汇, 事实并非如此。据统计, 人们实际记忆的词汇只占所学词汇的 60% 左右。为了降低遗忘率, 教师指导学生系统地、科学地复习学过的词汇也已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学生根据个人情况确定复习内容之后, 应当按照数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半年这样的时间间隔进行复习。长期坚持下去, 必能取得积极的学习成果。

从十九世纪有科学修养的德国哲学家艾宾浩斯第一个运用实验方法, 系统地研究人类的高级心理过程——记忆以来, 记忆理论本身在不断地完善, 并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教育领域, 成为人们研究学习心理的重要理论根据。外语教学本身实践性很强, 要想突破感性认识, 获得深入发展, 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本文只是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希望

得到同行和专家的指教。

参考文献

- Bohn, R. 1996. *Probleme der Wortschatzarbeit*. Goethe-Institut. München.
- Müller, J./ Bock, H. 1991. *Grundwortschatz Deutsch. Übungsbuch*. München.
- Sperber, H. 1989. *Mnemotechniken im Fremdsprachenerwerb mit Schwerpunk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München.
- 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著, 黎炜译, 1998, 《记忆: 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梁敏等著, 1993, 《德语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托马斯·R·布莱克斯利著, 傅世侠、夏佩玉译, 1992, 《右脑与创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讯地址: 21009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教研室)